

701-85
L94

中国建筑文化大观

罗哲文 王振复 主编

杨敏芝 副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中国建筑文化大观 / 罗哲文, 王振复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1

(中国文化大观系列)

ISBN 7-301-02770-2

I. 中… II. ①罗… ②王… III. 建筑—艺术—中国 IV. 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0939 号

中国文化大观系列

书名: 中国建筑文化大观

著作责任者: 罗哲文 王振复

责任编辑: 江溶 严胜男

标准书号: ISBN 7-301-02770-2/G.291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邮编: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2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6 开本 35.875 印张
1445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88 元

总 序

走向新的
世纪

江 溶

一九九〇春

于北京大学寒暑斋

半个世纪前,一位哲人曾忧郁地发问:中国文化之美丽精神往何处去?今日思之,犹怦然心动。国情日新,宇宙恒变,处于当代世界文化大视野中之吾国文化,如何在东西文化之碰撞与融会中铸造崭新生命又永葆其美丽精神,实非等闲之事。

文化者,民族灵魂之光也。雄浑浩茫之文学艺术,博大宽容之哲思气质,生生不息之民族精神,兼收并蓄之文化表象,实乃中华民族灵性之结晶。中国文化品格,重各类学术文化精神之融和,而恒以完美人格之形成和民族文化之弘扬为旨归。故《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在于知人。盖人者,关乎文化精神之消长,民族气运之盛衰也。鉴于此,予以为,文化之根系于人。文化之创造,诚当日新其德,通其变以不倦;月新其视,刚健笃实以辉光。故而,冷峻把玩与审视国宝家珍,重塑华夏审美文化人格,乃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之要旨。为此大计,遂策划有《中国文化大观系列》,奉献给炎黄子孙,朋友同道。

“大观”者,取其繁富多彩、洋洋大观之意也。或窥视字里乾坤,以追溯文明根系之久远;或叩访古迹名胜,以探测文化积淀之丰厚;或遍览岩穴陵寝,以寻觅初民五彩之梦境;或博采艺苑精华,以领悟先哲创造之伟力;或追摄古今,以把握社会历史之脉向;或俯瞰东西,以通晓宇宙人生之底蕴。每卷力臻纵涉古今,横贯史论,汲取学术探究之新论诤识,承接世界文化之八面来风,以穷“有边无边”之理,得“有尽无尽之见”(章太炎语)。《中国文化大观系列》,每卷字百余万,图数百幅,力求视野开阔,见解新鲜,资料丰饶,文笔生动,装帧精美,居较高层次而涉猎中国文化之方方面面,并兼具学术理论、鉴赏收藏与工具书之价值。

大浪淘沙,真情不泯。此大观得以问世,幸赖新老同仁鼎力相助,精诚合作。玉壶冰心,表里澄澈,清贫自守,民族脊骨。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值此世纪将去之际,我等恳祈海内知音,承之以艾,继之以油,同裁吾古国五千载之悠悠霞彩,共织我中华新世纪之灿灿云锦。

是所望焉,谨序。

A GRAND EX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SERIES

GENERAL PREFACE

Jiang Rong

Half a century ago a sage full of misgivings asked: "Whither is the fin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When we recall his question today, we feel the same bewilderment. The condition of the country is daily changing, and the world is in a constant flux.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world culture, tha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being transformed under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s and in the fus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t is a matter of no small importance that our Chinese culture should acquire a new life and yet preserve and develop its fine spirit for good and all.

As to culture, it is the light to the soul of the nation. Sublime and uplifting art and literature, the magnanimous and tolerant philosophical temper, the everlasting national spirit, the all-embracing and eclectic attitude of culture—all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ethos. The nature of Chinese culture stresses the fusion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aiming at the formation of the ideal character and the propag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Thus says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heavens move steadily, and the good man never ceases to perfect himself." Confucius says: "The superior man is affable, but not adulatory; the mean is adulatory, but not affable." Mencius says: "I will build up my manly spirit."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a statement we must know the man who makes it. It is man who affects the growth or decline of the spirit of culture as well as the prosperity or decay of a nation. In view of this, I consider the roots of culture to be found in man. The creation of culture is going on

every day and is ever renewing, showing an infinite variety and aiming at the highest perfection. Consequently w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crut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treasures of our culture in an attempt to remould the aesthetic tast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propagate the best heritage of our national culture. Hence the *Grand Exposition Series*, to be presented to people of a Chinese origin as well a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A Grand Exposition” implies the multifarious variety and the all-embracing range of our cultural treasures on exhibition. Some books in this series deal with philological evidence, tracing the origin of our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the early 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others are travel books and geographical accounts of cultural sites and scenic spots; still others are descriptions of cave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and subterranean royal tombs. There are also books of art history, social history, philosophy, and what not. Each volume in the series contains over a million words and more than a hundred illustrations. Each volume presents a broad vista, a fresh approach, and a wealth of material; and each is written in a lively style, and is in a exquisite binding. The series survey all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in an expert way so that they can serve as scholarly works, reference books, collectors' pieces, etc.

The series are made possible by the joint support and united collaboration of our whole staff. We extend to all our heartfelt thanks.

As the present century is drawing near its end, we look expectantly into the future. We sincerely hope that our readers at home and abroad will support our efforts to rejuvenate and glorify the everlasting cultu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Peking University
Spring, 1990

序 言

论中国建筑文化

罗哲文

中国建筑,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中极其灿烂辉煌的组成部分。建筑文化,已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学子所重视。这一部《中国建筑文化大观》,是力图以文化学眼光,探涉中国建筑的文化背景、品格、本质特征、历史发展、门类以及民族个性等重大课题的新成果。西方传统观念长期将建筑归于艺术一类,现代主义建筑观称建筑是技术,是人类“居住的机器”(柯布西埃《走向新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历来被看作一种“匠艺”。其实,所谓建筑,是以居住为基本目的,以技术为基本要素,同时兼具种种艺术因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或者说,建筑是一种在大地上不能移动的文化现象。中国建筑,是一种自古东方所特有的文化。

“建筑”这个词,我记得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在中国古代汉语中,称作“营造”,或“营建”、“兴建”等等。“营造”,包括规划、设计和施工的全过程。营者,规划设计,造者,建造施工也。所以,“营造”一词,尤能概括中国人对建筑文化的认识、领悟与传统观念,它是指从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相互转化、建筑文化创造的整个历程。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发展很充分、很成熟,其品类繁盛,十分精彩。城市、宫殿、坛庙、民居、寺院(寺塔、道观、清真寺)、衙署、祠堂、陵墓、文庙(孔庙)、学宫、仓廩、桥梁、堰坝、城垣、观象台,以及种种园林建筑等等,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单就佛教建筑中的石窟寺与塔而言,其技术结构与艺术上的特点,自成一式。即使供生产之用的作坊、工场之类,也是百态千姿,反映出中国人文化创造中的丰富想象力,其结构形式、功能需求、艺术语汇等均力避单调。凡此一切,盖以“营造”一词概言之,当也。

从文化学角度分析,中国建筑的文化意蕴丰富而深邃,然而,建筑首先是一定的技术与艺术的文化综合体。

建筑技术,是根据各种建筑材料的物理性能、力学原理所采用的结构方式以完成各种不同需要之建筑物的方法。它是随着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发展、变演以及建筑新材料的出现而不断发展、改进的。中国最早的建筑,是利用自然山洞崖穴并挖掘穴居、利用自然的树木枝干支搭楼棚,所用材料主要是土石和木材,所以中国古代又把建筑工程称之为“土木之功”。因此,中国古代建

筑技术,长期以来是以如何处理土和木这两种材料而费尽心机的。后来伴随加工石料、铜铁工具、烧制的砖瓦和其他各种建筑材料的出现,建筑技术又朝着处理这些新建筑材料的方向发展。

建筑艺术,是在具备建筑材料、建筑技术的条件下,为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以及社会生活、政治需要等因素而产生的。建筑文化有两重性,一是实际用途,也就是一种物质资料,任何人都可以用它,如北京故宫,清朝灭明之后,所有的主要宫殿都换上了一个清朝的名称,如将原来的大明门改作大清门,承天门改称天安门等等,就变成清朝的宫殿了。二是建筑又是一种审美文化,统治阶级的建筑反映了这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者的审美观点、政治需要和生活要求;而广大普通民居,则更多表现出老百姓的喜好、追求和希望。

建筑艺术的产生,首先来源于适用。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加上匠师们的美化处理,产生了建筑艺术。中国建筑的坡形大屋顶就是为了排水和遮阳的实际用途而产生的。被称作“飞檐翘角”的屋盖,也是由于使排水抛远、多纳阳光的需要而创造的优美形象。中国古代建筑中许多木质构件的加工美化也都是表现了结构上的功能需要而做成的。木构建筑中的柱子“侧角”和“生起”,本来是为了建筑物稳定坚固的需要,但又形成了优美圆和的弧线形构架。至于单体构件的加工如“梭柱”、“月梁”、“斗拱”等的“卷杀”、“颤曲”,则是不损减原材料的功能而又增加了美观的效果。就连用砖、石、铜、铁等仿木构建筑,也采用了与木构相同的处理手法,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效果。为求美的享受和礼仪制度、法权象征等需要,还在装饰艺术上下功夫。中国各民族建筑的墙壁粉刷、油饰彩绘、砖石木雕、金属饰件以及贴锦、包毡、挂毯等,亦都首先从保护梁柱、壁面等出发,由简单朴质,到逐渐繁复、踵事增华,达到一定的审美文化境界。

自然,在这主要是由技术与艺术所构成的文化综合体中,建筑是由人所创造、所居住的,作为文化,建筑的主角是人。人和建筑物,朝夕与共,起居、饮食、工作、文化娱乐、接待宾客、举行筵宴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人的生老病死等,莫不在建筑环境之中进行。所以,当我们认识中国建筑的文化本质之时,应当将处于一定建筑

环境之中的人的意识、观念、思想、情感与行为充分考虑在内。

中国建筑文化,是中国各个时代、各族人民所创造的文明程度的光辉标志,也是人类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衣、食、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需要,这在最原始的社会里也不能缺少。翻开人类文明史,马其顿亚历山大的武功,大流士的改革与专制,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的说教以及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伟业丰功都随流水如大江东逝,一去不返。但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罗马的神庙、城堡、剧场,亚洲的佛寺和西欧的教堂,秦皇、汉武的高坟巨冢,却巍然屹立。万里长城永远不倒,成为中华民族之伟大象征。“繁华梦散笙歌静,宫阙巍峨紫禁城”。明清两代王朝风云翻滚的五百多年历史,已经风流云散,然而昔时的崔嵬宫殿、紫禁高墙依然留存于人间,诉说着多少兴亡旧事。建筑文化,确是时代的旗帜、历史的标志。这种文化,是铺展于大地上的历史。往事如烟,而建筑形象的魅力,在于可以把往事追捕回来。例如,在我很早的时候,就对克服重重险阻东渡日本,撒下中日友谊种子的鉴真和尚十分钦佩,对他的辉煌业绩也知之甚多,但总觉得有些缥缈、显得那样的幻漫,而当我于1973年有机会赴日,亲自来到在他一手经营创建的唐招提寺瞻仰之时,一幕幕鉴真和尚的事迹在我脑海重演,过去的幻象变得具体起来。中国有句俗话:“见了故物,如见故人。”中国建筑文化对历史与往事的“叙述”与召唤,是任何优美的诗歌、音乐都不能替代的。中国建筑,是“土木的史书”。这正如俄国文学家果戈理所言:“建筑同时还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而它还在说话哩。”美国著名建筑师弗·劳·赖特也说:“建筑基本上是全人类文献中最伟大的纪录,也是时代、地域和人的最忠实的纪录。”

公元前二世纪,有一位著名的讽刺诗人和很有学问的旅行家安蒂伯特尔,曾经编制了一个上古世界七大奇迹名单,以集中而突出的形式表示人类文明的创造。以后又有人编制了中古七大奇迹的名单。两个“世界七大奇迹”数千年留传不息,它们几乎都是建筑。其中如埃及金字塔、罗马大斗兽场、意大利比萨斜塔、土耳其索菲亚教堂、印度泰姬陵,尤其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北京故宫,

它们都如镶嵌于地球之上的颗颗明珠,闪耀着人类文明的光辉。

的确,最能形象具体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之人文精神的,莫过于中国建筑。

中国建筑,体现出一代一代中国人艰苦而漫长的历史跋涉:梦幻般的理想以及时代曾经留下的伤痕甚至悲剧。它是伟大中华政治、经济、科技与艺术所曾经达到过的辉煌与象征。这种不能移动的文化,是历史的见证。

不仅如此,中国建筑,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及各民族建筑文化交融的产物。

这可从两方面来看。

其一,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个民族,无论人口多寡、文化发展水平如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总体上的中国建筑文化的伟大建构作出了贡献。

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各民族互相融合,不管是在战争年月或是和平时代,各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交流活动从未停止过。原始社会时期部落之间迁徙,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虏获对方工匠奴隶带来别的部落的工艺技术,都使各部落、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得到了交流。公元前四、五世纪,各诸侯国家的使节往来与士、匠流动进一步促使了建筑文化的发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政策,把北方少数民族的建筑文化及其观念引进于中原。几次北方民族大迁移,又把北方与中原建筑文化、居住方式引向长江以南和南海沿岸。汉、唐的“和亲”政策,也促成了诸多民族之间建筑文化的交流。

中国在建筑文化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大交流,是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并灭六国之后的一桩盛举。始皇为安抚、监护被灭的六国贵族,下令模写六国原先的宫殿建筑形式,重建于咸阳北坂之上。这些宫殿的技术与艺术,由于原先六国所处地域不同,其中有的本来就曾接受过所谓夷、蛮、戎族建筑文化的若干影响,因而建于咸阳的秦国宫殿,就成为中华宫殿建筑艺术的百花园。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藏王松赞干布,也把中原的建筑文化样式与观念,移植于西藏。现存西藏拉萨大昭寺、小昭寺,就是当时由文成公主带去的汉族工匠与当地藏族工匠共同修建的,所以,寺庙建筑的结构、造型、壁画等,都反映出汉、藏建筑文化交融的特点。

同样,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可以说是清代早期中国各族古典建筑文化交流的一处重要的实物遗存。这些建筑,都修建于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1703—1790),在这“康乾盛世”,创造了这一规模宏大、独具民族风格的建筑艺术瑰宝。避暑山庄是一处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宫殿园林胜地。当年康、乾两帝数巡江南。他们巡视游乐之际,令所带画师、工匠,把江南各地建筑名胜加以模写,回京后仿造于避暑山庄之中。其中有文园狮子林、金山寺、烟雨楼、六和塔等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中的著名景观。在避暑山庄之中,还仿照蒙古草原形式布置了草地和蒙古包,因而又具备了浓郁的草原风韵。外八庙的特点,是突出地反映了青海、西藏、蒙古、新疆等省区与中原、华北地区建筑文化交流的特点。普陀宗乘之庙仿自西藏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仿自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安远庙仿自新疆伊犁固尔扎庙;普宁寺仿自西藏三摩耶庙;普乐寺的旭光阁仿自北京天坛祈年殿;殊像寺仿自五台山。所以,承德之园林、寺庙建筑,几乎集当时中华诸多民族一些重要建筑精华于一地,民族建筑文化之交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其二,中国建筑文化,不是在一个孤立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发展、演替的,它的发展成熟,吸收了世界上不少民族建筑文化因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上不少民族建筑文化的发展。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就有汉武帝开拓著名的“丝绸之路”之举,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原与西域、中亚的交往逐渐频繁。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之东渐,大大拓宽了中国建筑文化的思维空间,丰富了建筑文化语汇。南北朝时期,希腊的某些建筑语汇如希腊柱式文化之因素,也曾经在中国建筑文化园地中出现。从现存中国古代建筑种类看,外来民族建筑文化的影响是很广泛的。如佛教寺院、石窟、佛塔、经幢、伊斯兰清真寺以及耶稣基督教的天主堂、圣母院等等。这些外来形式,经过“中国化”,即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类型中新的品种,久不凋残。中国现在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著名古建筑中,佛寺、古塔、石窟、清真寺之类外来的然而却是中国化了的建筑文化内容,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它们之中有许多是无价的国宝。仅就佛塔而言,遍布中国名山大川、边陲内地,登封嵩

岳寺塔、定县料敌塔、开封琉璃塔、应县木塔、西安大雁塔、小雁塔以及山西广胜寺飞虹塔等等，都是建筑工程与艺术上的杰作伟构。明代早期（公元十五世纪）所建的一座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塔，还曾被当时的外国人称作南京瓷塔而列于世界中古七大奇迹之一（此塔百年前被毁）。至于石窟及其雕刻、彩绘、塑像，如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克孜尔等石窟艺术，更无疑是中国建筑文化的瑰宝，是中外民族建筑文化交融的硕果。

外来民族建筑文化的“输入”，丰富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内涵与样式，而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也曾向世界上许多民族作出过“输出”。在东北亚的日本、朝鲜，东南亚的越南等地，至今仍保存着许多深受中国建筑文化影响的许多的史迹。十八世纪，中国的园林文化，亦曾传入西欧英、法等国，当时英国的“英华园庭”，是英伦化了的中国园林建筑的“移植”，从那里可以“读”出中国传统民族建筑与园林文化的独特的“韵味”。

总之，中国建筑文化之历史长河奔流不息，蔚然大观矣！这部书的写成，将为海内外读者，再次提供一个探涉、欣赏中国建筑文化之新的文本与机会，愿广大读者尤其是建筑界学者同仁不吝批评指正。

前言

东方独特的大地文化与大地哲学

王振复

中国建筑文化，东方所特具的一种大地文化与大地哲学。

历史悠邈、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独创一格，以及自古偏于渐进的“文脉”历程，构成中国建筑之伟大的文化旋律。在漫长而灿烂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史前晨曦、秦汉朝晖，还是隋唐丽日、明清晚霞，作为东方文化与哲学的物质载体，中国建筑的崇高形象，在东方地平线上投下了磅礴而巨大的历史侧影。它映射出美丽的美学精神、具有严肃的伦理规范，以及以伦理为“准宗教”的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在高超的土木结构科技成就与迷人的艺术风韵之中，中国建筑文化，铸就了高雅的理性品格与深邃的哲思境界。其文化之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四方面。

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 “天人合一”的时空意识

作为人工产物的中国建筑文化，是世代中国人与大自然不断进行亲密“对话”的奇妙方式。在西方古代通常的人的文化视野中，人与自然是原本对立的，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犯下“原罪”，就是这种对立的象征。因而，建筑作为一种人工文化，是人对自然之强制性的进击、占有与征服。中国人一般不这么看，他们将大自然认作自己的“母亲”与“故乡”，在文化观念中由于自古生命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人与自然是血肉相连、同构对应的。所谓“天人合一”之哲思，在中国先秦古籍《周易》与老庄的著述中表现得很突出。《周易》关于天、地、人“三才”之思与老庄的“道法自然”、“我自然”、“返璞归真”等思想莫不如此。董仲舒甚至云，“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而程明道则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语录》二上）。因而，中国建筑文化，令人深为感动地体现出“宇宙即是建筑、建筑即是宇宙”的恢宏、深邃的时空意识。从自然宇宙角度看，天地是一所庇护人生其大无比的“大房子”，所谓“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为宙”；从人工建筑角度看，建筑象法宇宙，“天地入吾庐”也。中国建筑文化的时空意识，是一种自古就有的、人与自然相亲和的建筑“有机”论。明代计成《园冶》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看作中国园林文化的最高审美理想，其实，这也导出了中国建筑文化基于“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最高审美境

界。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一书亦曾指出,“没有其他地域文化表现得如中国人那样如此热衷于‘人不能离开自然’这一伟大的思想原则。作为这一东方民族群体的‘人’,无论宫殿、寺庙,或是作为建筑群体的城市、村镇,或分散于乡野田园中的民居,也一律常常体现出一种关于‘宇宙图景’的感觉,以及作为方位、时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

淡于宗教与浓于伦理

与人和自然相亲和、“天人合一”时空意识相一致的,是中国人所一向独具的“淡于宗教”(梁漱溟语)浓于伦理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中国人文化头脑中真正占支配地位的“神”,大多是自然神,而并非是对之绝对服膺与崇拜的宗教“主神”。释迦、上帝、真主这些宗教“主神”,都是舶来品。所谓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尊老子为教主,而老子是先秦道家哲学的创始者,道教在中国建筑文化史上的影响,远不及作为哲学文化的老庄道学。印度佛教曾大举传入我国,对我国建筑文化的濡染与渗透自然十分有力,然而这种异族宗教文化,终于在唐代被中国传统儒道文化所融会而彻底地被“中国化”,成为一种现实的文人士子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调与人格模式。中国文化的这种巨大的“消解”力量,表现在中国的土木营构上,便是作为政治、伦理文化之象征的宫殿建筑的自古辉煌与持久延续,远甚于寺塔文化的灿烂,并且在空间意识、建筑观念、平面布局与立面造型等方面,后者深受前者的影响。甚至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后者是前者某些文化因素的文化辐射与文化余绪。如果说,以古希腊为主要文化传统的西方古代建筑史,大致是神庙与教堂所构成的光辉历程的话,那么,古代中华的巍巍宫殿及其演变形式帝王陵寝、坛庙等,则以其无可替代的主旋律,发出了持久而雄浑的历史的轰鸣。而且正如前述,那大批“中国化”了的寺塔与石窟,总体上都不能摆脱中国建筑传统“文脉”思想的浸润与“关怀”。中国建筑文化无疑具有“淡于宗教”的特色。

然而,这种“淡于宗教”所留下的历史空白必须得到填补,民族文化的天平要求达到平衡。由于中国文化自古就陷入既“淡于宗教”又在精神

上呼唤“谁来关怀我们”这一文化两难之境,于是在长期历史文化的相荡相激之中,便有伦理文化的充分展开起而填补因淡于宗教而留下的精神之域。“淡于宗教”者,容易浓于伦理。“以伦理代宗教”,正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之一。由此,城市、宫殿、陵墓、坛庙、民居、寺观、坊表、园林建筑以及屋顶、斗拱、门牖、台基、装饰形制等等,无一不是或者强烈、或者平和,或者显明、或者隐约地体现一定的伦理文化主题。就连在思想比较自由、审美情趣比较浓郁的园林(广义之建筑)文化中,也渗融着一定的伦理文化因素,这尤以皇家园林为甚。

中国建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展开于东方大地的伦理学的“鸿篇巨制”,是伦理的宗教化与审美化。这是因为东方伦理代替了宗教,充当了“准宗教”角色,成为人生“终极关怀”的缘故。梁思成曾经指出,中国建筑文化具有“不求原物长存”(《梁思成文集》第三卷,第11页)的文化观念,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建筑古迹的保护而热衷于建筑物天摧人毁之后的重建。其实,这种“不求原物长存”文化现象之产生,除了中国建筑历来主要以土木为材相对难以长存,不得不“重建”的原因之外,在观念上,亦是中国人“淡于宗教”之结果,中国人一般缺乏西方古代那种宗教神圣的文化信念,因此难以做到把建筑古迹、原物看得如宗教偶像那样神圣。

“亲地”倾向与恋木“情结”

“淡于宗教”与浓于伦理,说明中国文化的哲学超越意识,基本上是现实、现世、此岸性的,缺乏(注意:不是“没有”)一种从现实大地向宗教天国狂热的宗教性的向上“提拉之力”。人们相信,人生之欢愉既然在现实大地之上,就不必使建筑物高耸入云,以西方中世纪教堂那样的尖顶去与“和美”的宗教天国“对话”。由于中国文化之“心”对宗教的一般疏离与对伦理的相对亲近,当然,同时也由于土木材料的限制,所以,除了一些高台建筑以及佛塔之类比较高之外,中国古代建筑一般都显得比较平缓;不是执着地建造像西欧中世纪那样的教堂尖顶,而是热衷于使建筑群体向地面四处作有序的铺开。这种建筑空间与平面布局的有序性,在于讲究建筑个体与群体组合中的风水地理,在地面之上作横向发展,以象征严肃

的人间伦理秩序。

因此,东方大地这一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建筑“场所”,就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人情磁力场”,其间凝聚着中国建筑文化的“亲地”倾向与恋木“情结”。

在物质生产与生活方式上,中华先民很早就中华大地上发展了无与伦比的农业文化,以“耕耘为食”的大地文化与以“土木为居”的大地文化,恰成内在的文化对应。中国建筑文化的主要物质构架是以土木为材,这正是东方大地农业文化的慷慨馈赠。农业文化又是与“淡于宗教”的恋土亲地观念相一致的,它决定了中国建筑文化的材料模式及结构“语汇”。

有的学者以为中国古代少有石材建筑,认为所谓“用石方法之失败”,是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哲学只有金、木、水、火、土而独缺“石”之故,这一见解,似值得商榷。

其一,所谓阴阳五行学说,一般认为起于周代,成于战国时期的邹衍。在周代之前,中国建筑的土木之制早已形成,如果说,中国建筑少用石、多施土木的文化传统与阴阳五行说缺“石”有关,那么,在周人之前许多个世纪的中国土木建筑文化传统又如何理解?

其二,从另一角度分析,阴阳五行说实际上是包含了“石”的。《周易》有云,八卦中的坤(☷)为地,为土,艮(☶)为山、为石。土者,五行之一。而从卦之意义上看,坤象征大地,是包括山、石在内的。因为,艮卦卦符只是乾卦(☰)中的一个阳爻来交于坤卦而成,艮只是坤卦的第三个阴爻变异为阳爻,所以艮卦的母体是坤,它只是表示艮卦所象征的山石原是大地的一部分而比平原大地更富于刚性罢了。因此,中国建筑文化的主要以土木为材而少用石材,看来与阴阳五行说没有必然联系。

实际上,无论以土木为材的中国建筑营构还是阴阳五行说,都是中国农业大地文化的物质表现与哲学阐释。

以土木为材,基本上决定了中国建筑的技术、结构、空间组合与艺术形象。从土木结构看,屋架、立柱、举折、斗拱以及墙体、瓦作、台基之类,一般都是由土木这一基本材料文化所决定的中华杰构。倘改用石材,一切中国建筑文化的大木作、小木作与瓦作等等均谈不上,木构土筑之

屋顶翼角不会登上中国建筑文化的历史舞台,斗拱也不会成为中国建筑技术结构、艺术表达的关键与度量制度。而且,由于以土木为材流风所至,即使极少数的石材营构比如石窟窟檐、石阙等等,也模拟木构形制。中国建筑的群体组合,在文化观念上是血亲家族团聚与向心的生理、心理之需要及象征。而在材料学上,木材与泥土具有富于韧性、加工灵便、组合方便的优点,然而却又显得不够重实、刚度不足、负重有限、易被摧损。土木材料的这些特性,成了中国建筑群体组合登上文化舞台,并且长存不衰的历史性基础。群体组合,正是扬土木之长而避其所短的产物。正因为土木结构,故墙体一般不承重,于是门窗的开设比较自由,由实用而艺术,便逐渐发展为精彩而独特的中国门窗文化(当然,门窗的安设同时受到伦理规矩、艺术情趣与“风水”观念的影响,这是另一个问题)。又由于群体组合,才有独具东方文化情调的封闭或半封闭式的中国庭院文化应运而生。庭院是中国建筑的“采光器”、通风口、家庭之公共活动场所,也是建筑群体的“呼吸器官”,它在文化心理上,是人与自然情感交流、交融的一种建筑文化方式。中国人一向有无“庭”不成“居”的居住习惯,此对庭院的钟爱之情自不待言。在所谓“风水”观念上,庭院又被看作“气口”,“居”不在大,有“庭”则灵。

“达理”而“通情”的大地文化

中国建筑文化观念上的象法宇宙,“淡于宗教”浓于伦理与“亲地”倾向、恋木“情结”,一方面说明中国建筑之富于理性的哲学品格,另一方面又洋溢着长于抒情的艺术风格,它是一种“达理”而“通情”的大地文化。

其一,无论建筑群体与个体,中国建筑的平面布局,往往具有严格纵直的“中轴”线,尤其在宫殿、坛庙、陵寝与民居建筑上,井井有条、重重叠叠的空间序列,仿佛是冷峻之理性精神在大地上留下的轨迹。这种“中轴”文化观念,造成中国之大部分建筑的平面与立面对称、均齐的空间形态。“淡于宗教”偏重于表达严肃之伦理观念,使得中国建筑往往处处、时时显现出严谨的“文法”、文风”与逻辑理性,这种强烈而清醒的世俗理性精神,在宋、明之后有愈演愈烈之势。以宋代《营造法式》与清代《工程做法则例》为代表的建

筑理论著作,规定了严格甚至是严厉的“材·分”模数制与一系列构成体系的建筑工程“做法”,不管是浸透了伦理精神的中国建筑理性思维的体现。尽管在具体建筑设计实践中,未必每座建筑都不折不扣地按照这“钦定”的法则去做,以所谓“实践理性”即伦理原则为最高文化思维尺度,却的确是中国建筑文化的特色之一。

我国建筑理论界一向认为中国“建筑之术,师徒传授,不重书籍”,梁思成也曾说过,中国建筑向来被看作匠艺,被视为“末流”,“匠人每暗于文字,故赖口授实习,传其衣钵,而不重书籍。数千年古籍中,传世术书,惟宋清两朝官刊各一部耳”(《梁思成文集》第三卷,第12页)。中国建筑的历史状况的确与西欧一向重视建筑文化及其研究、著论迥出不同,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建筑文化长期以来处于无序的非理性思维状态,也并不等于说中国建筑文化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经验性材料。恰恰相反,中国古代建筑学与园林学著作(园林学著作中也具有相当丰富的建筑文化内容),虽然不多,但是在经、史、子、集之大量浩繁的文化典籍中却渗透着许多深邃而精湛的关于中国建筑文化的理性思考。比如,人们可以从《周易》、《老子》等先秦典籍中分析出关于中国建筑文化之时空观、伦理模式与艺术“语汇”等文化理性之原型。多年以来,我们之所以可能以为中国建筑文化缺乏理论、理性色彩,客观上,是因为中国丰富而深刻的建筑理性思想,往往散在于历代各典籍之中的缘故,这种理性思想,往往不像西欧古代那样凝集于一部部的建筑理论著作之中;主观上,亦因为并未进一步打开理论视野的缘故。对诸如《营造法式》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如果仅止于对建筑技术、技艺、具体“做法”上的一般解析,仍然难于把握中国建筑文化理性思维的广度与深度;如果仅止于对建筑这一领域作“器”之层次上的研究,而不将眼光扩大到整个文史、哲学、科技与艺术领域,看来难于扪摸中国建筑文化深邃而迷人的理性之“道”。总之,并非中国建筑文化缺乏葱郁的理性精神,而是当今理论界仍缺少文化学、哲学、科学、伦理学、史学与美学等全息意义上的更有深度的发现。

其二,中国建筑文化无疑是重“理”的,它一般没有如西方中世纪宗教建筑文化那样的神秘与迷狂,也一般地排斥如西方巴洛克与洛可可建

筑风格那样的迷乱意绪。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它是绝对唯“理”无“情”的“冷调子”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是礼(伦理规范,实用理性)与乐(首先诉诸于情感的艺术与审美)的统一,是内在的令人意志整肃、发人深思的实践理性与外在的令人精神愉悦的情感形式的和谐,是天理与人欲的同时满足。无论是建筑的群体组合,还是个体存在,无论是“大势严正”的建筑平面、立面墙体、立柱形式,还是反翘之屋盖、交构之屋架、错综之斗拱,以及无数建筑装饰艺术样式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达到“理”与“情”的“共振和鸣”,只不过有的偏于“达理”,却断非“无情”,是情感积淀为理性;有的偏于“通情”,但并不“无理”,是理性宣泄为情感罢了。从总体上看,中国建筑文化观念,达到了自然宇宙与人工宇宙(建筑)相同构的理性思维高度,具有以伦理(实践理性)代宗教、宗教伦理化的情感方式。恋“木”与亲“地”,是其真正令人感动的东方大地文化的情、理交融的品格。从建筑造型及其文化意蕴看,它是空间与时间、材料与结构、方形直线与圆曲韵致、庄重与活泼、阳刚与阴柔、理性与情感之间所进行的一场美妙的文化“对话”方式。

在体例上,本书共分四编。

第一编,论述中国建筑文化的时空意识、起源观念、儒道释传统文化对中国建筑的渗透与影响,以及建筑材料与结构、技术与艺术的空间组合、美学性格、“风水”文化的濡染等内容,从总体上展示中国建筑文化的宇宙观及其文化哲学。

第二编,简略地追溯中国建筑文化的历史发展线索。

本书认为,上古是中国建筑文化稚朴的初始期。

先秦殷周之世为创构期。

秦汉时期,中国建筑文化已趋成熟。

魏晋南北朝,主要是东渐的印度佛教建筑文化为华夏所消解的“中国化”历史时期,溶汇是其基本特征。

隋唐为其鼎盛之时。其建筑技术与艺术,均达到空前的历史高度,体现出气魄宏伟的中国文化风范。

宋元尤其是宋代,理学的兴起与有关建筑规范的颁订,伴随着伦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促成

中国建筑由汉唐之浑朴雄健向清丽典雅之时风的转移。

明清,继殷周、秦汉、隋唐之后,中国古典建筑文化迎来了最后一个高峰期。此时,汉族建筑文化的各个门类发展最为充分,诸少数民族的建筑文化亦有灿烂的展现。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就,是北京都城的规划与建造,长城的修复与作为广义建筑文化的中国园林,主要是北地皇家官苑与江南文人园林的繁荣。在清代,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建筑技艺的圆熟,另一方面是建筑文化的峻肃甚至僵滞。

近现代,鸦片战争之后以上海的被迫开埠为标志,建筑文化的欧风美雨,带来了技术与艺术、观念与手法等多方面剧烈的变革。以海派建筑等为代表,正在寻找、走向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语汇”相融合的中国建筑文化发展道路。

第三编,分三部分,解析中国建筑的建筑群体门类与个体构件的文化特征、意蕴及中西门类比较。

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城市、宫殿、坛庙、民居、陵寝、寺观、楼堂、堞桥、亭廊、阙表以及牌坊等的文化性格;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建筑屋顶、屋架、斗拱、墙壁、门窗、瓦当、砖作、台基、铺地以及装饰等的技术构造与艺术品性;

第三部分就城市风貌、宫殿形态、宗教建筑、公共建筑、民居、陵墓建筑等方面进行中西建筑文化异同的比较。

第四编,以藏、维、蒙、回、傣、白族等十余个民族为例,简述中国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的奇风异韵。

贯穿在四编之间的,是对中国建筑文化精神的历史形态、当代意义和未来走向的探求。作为东方独特的大地文化与大地哲学的中国建筑文化,不仅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未来;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同样也属于世界。本书作为一项学术文化工程,无疑有其值得肯定的意义。

伟哉,中国建筑文化。

是为前言。

一九九六年十月初稿

一九九八年十月定稿

于上海复旦大

第一编

东方宇宙



